

犯罪十二宫

I
六女王问题

曹宇 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日本推理名作选

すいり

法月纶太郎

NORIZUKI RINTARO



犯罪十二宫 I

六女王问题

曹宇
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HANZAI HOROSCOPE I ROKUNIN NO JO'OU NO MONDAI by Rintaro Norizuki
Copyright © 2008 Rintaro Norizuki.
All rights reserved.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.,Ltd.,Tokyo.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obunsha Co.,Ltd.,
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Inc.,Tokyo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
Agency,Taipei.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0-244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犯罪十二宫. 1 / (日) 法月纶太郎著 ; 曹宇译.
—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10
(日本推理名作选)
ISBN 978-7-5463-3857-6

I. ①犯… II. ①法… ②曹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6941号

犯罪十二宫 I ——六女王问题

作 者	[日]法月纶太郎
译 者	曹 宇
出 品 人	周殿富
创 意	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策划编辑	渠 诚
责任编辑	李瑞玲
封面设计	未 氓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9.375
版 次	2010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	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 邮编：100052
电 话	总编办：010-63103398 发行部：010-63104979
网 址	http://www.jlpg-bj.com/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463-3857-6 定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：010-63109462-1040

目录

〔白羊座〕	
希腊羊的秘密·····	〇〇一
〔金牛座〕	
六女王问题·····	〇四九
〔双子座〕	
宙斯的儿子·····	一〇一
〔巨蟹座〕	
许德拉的第十个脑袋·····	一四五
〔狮子座〕	
镜中狮·····	一九一
〔处女座〕	
囚禁在冥府的少女·····	二四一

ギリシヤ羊の秘密

秋冬季节，能看见学名是Aries的白羊座。 α 星、 β 星和 γ 星在羊头部位形成一个扁扁的“ $\rangle$ ”字形状，其余星星则延伸到金牛座的昴星团附近，昏暗而又不太显眼。

据说，距今两千年前，黄道^①和天赤道相交的春分点恰恰就在这个星座上。或许因为这个缘故，自古以来，黄道十二宫的第一宫——白羊座——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。现在，春分点移动到了西面的双鱼座，但将白羊座作为十二宫之首的习惯，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。

希腊神话中有一些关于白羊座由来的故事。特萨利亚的国王阿塔玛斯娶云神涅费拉为妻，育有两个孩子，分别是普里克索斯王子和赫勒公主。但是，涅费拉很快就离开了国王，一个叫伊诺的美貌女人成为了阿塔玛斯的第二任妻子。

① 太阳在天空中形成的表面轨迹。

伊诺疼爱自己的孩子，讨厌国王前妻留下的那对兄妹，便施展诡计，试图弄死两人。她唆使女人们用火烤熟麦种，以致撒入田间的麦种都不能发芽，造成了严重的饥荒。蒙在鼓里的国王前往奥林匹克神殿，祈求神谕。伊诺玩弄诡计，编造虚假的神谕，宣称若不把普里克索斯王子作为祭品献上，饥荒便会持续。她还煽动饥饿的民众，逼迫左右为难的阿塔玛斯国王作出决断。

最后，当王子被引上祭坛，就要开始祭祀仪式时——一只金光闪闪的羊突然出现，将普里克索斯王子和赫勒公主放到背上，升到高空，然后快速地朝东飞去。据说这对兄妹的生母涅费拉向众神之神的宙斯诉说了二人的困境，于是宙斯便通过传令神赫尔墨斯派遣了这只金羊。

金羊朝着黑海东端飞去，但在割断亚欧的达达尼尔海峡上空，妹妹赫勒因为速度太快，头昏眼花而坠落下去，淹死了。从那之后，那一带便被称做赫勒斯庞海峡（赫勒之海）。

九死一生、成功脱逃的哥哥到达了科尔喀斯王国（现在的高加索地区），受到埃厄忒斯国王的严密保护。普里克索斯娶了国王的女儿契俄柏，为了感谢宙斯，他杀死金羊，作为祭品。据说宙斯称赞金羊的勇敢，便将其召回天上，变成星座。

金光闪闪的羊皮被献给埃厄忒斯国王，成为科尔喀斯王国的国宝。国王把金色的羊毛挂在阿瑞斯神林的大树上，让凶猛而又不眠的火龙负责看守。

因为碎石子的声响，饭田才藏从浅睡中醒了过来。

即便撬开眼皮，房间里依然一片漆黑。他摸索着打开手电筒，照照手表的表盘。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。

他躺着，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，夹杂着荒川的水流声，传来微弱的“沙沙”之响。虽然那声音离得较远，但似乎不是风声，好像是有人在踩踏、滚动重物……

脑海里浮现出可怕的画面，他顿时睡意全无。

饭田关掉手电，让眼睛习惯黑暗，继而轻轻地抬起身子，将手电筒揣进防寒夹克的口袋，从用纸箱和塑料布搭建的“房子”里爬了出来，匍匐着移动到河岸的朴树下——那里，有“原住民”的“老窝”。

“阿廖沙！”

饭田战战兢兢地喊道。无人回应。他撩起塑料布，朝

“老窝”内张望，阿廖沙果然不在里面。

在这一带扎窝居住的，只有饭田和阿廖沙两人。

饭田效仿他人开始露宿生活，迄今已有两周。阿廖沙似乎是个五十岁左右的流浪汉，对饭田而言，他不啻是个难得一遇的师傅。虽然他说话不算客气、态度不算和蔼，但只要饭田有不懂的地方，他就会坦诚相告；不会因饭田是新来的流浪汉而使坏心眼。由此，那些在河岸附近生活的同行们似乎都高看他一眼。

犹如拍打湿重被褥的声音，借着风势传入饭田耳中；同时传来的，还有低低的粗重喘息声。饭田穿着美军的固定订货商——斯皮沃克公司——生产的军用夹克，并没觉得寒冷，但纵然如此，后背亦忍不住起了层鸡皮疙瘩。

饭田听说过许多流浪汉被袭击的传闻。最近，媒体没有像有段时间那样大肆炒作，那是因为类似案件急剧增加，让他们无暇顾及。考虑到类似的事情没准儿会突然现诸眼前，饭田特意准备了带夜视装置的数码照相机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但那东西的体积毕竟太过庞大，所以他就没带到“老窝”来，而是一直放在车站的行李寄存箱里。

饭田无暇后悔。不，虽然只交往了半个月左右，但若关照过自己的恩人被别人装在布袋里痛打，而自己却躲在一边偷拍的话，恐怕没有比这种行为更没有人情味的事情了吧。

饭田用双手拍打自己的脸，鼓鼓劲，握紧手电筒，打开灯，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——河岸下游——照了过去。

在五六十米远的黑暗中，浮现出人影。是两个戴着摩托车头盔的人。对方始料未及，一瞬间，站着没动，但很快便消失了。他们刚才似乎是趴在黑暗的草丛里面。

“你们！在那里干什么？！”

饭田跑了起来，大声喊叫着。那叫声与其说是威吓的怒骂，倒不如说是剧团表演中的狂叫。大敌当前，无暇再考虑太多。若对方人数众多，情况另当别论；但眼下这种情形，对方只有两人，通常会选择逃跑。而且，其中一个男人的个头挺矮小的……

饭田没想错，那两个戴着头盔的家伙朝着堤坝而去。饭田发出胜利者的喊声，冲向河岸，中途脚被地面上的东西绊了一下，狠摔了一个跟头，但或许是身体中的肾上腺素发挥作用，他丝毫没感到疼痛，依旧毫不停歇地跑到了阿廖沙遭袭的地方。

阿廖沙横躺在地上，双手抱膝，蜷缩着身体，衣服被剥掉，近乎半裸。饭田用手电照着他的脸，发现阿廖沙的嘴巴被胶带纸之类的东西封住了。饭田上气不接下气，赶紧撕开胶带纸。

“阿廖沙，没事吧？”

当然不可能没事。阿廖沙虽能嚅动嘴巴，却发不出声音回答。每呼吸一下，从那苍白的嘴唇中，就会发出管子被堵塞般的声音。满是泥土的脸上到处肿胀，犹如爆玉米花。不知是寒冷，还是受到殴打的缘故，他似乎开始痉挛。饭田看

见他好几次奇怪地抖动身体，感觉自己也在打寒战。

“阿廖沙，挺住！我马上叫救护车。”

饭田掏出手机报警。为防万一，他平时总爱把这个手机藏在衬衫里面。饭田把情况告知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，同时脱下自己身上的军用夹克。由于拿着手机，他无法顺利地将手臂从袖子里抽出，结果整个衣服都反过来，但他也无法弄正。为了不让阿廖沙的体温下降，饭田将夹克盖在他的身体上，内里朝外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饭田发觉阿廖沙在流血。

“他身上好像被刺中了。总而言之，请快点来！”

说完最后这句话，饭田挂断手机，顿时觉得没劲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饭田没有勇气拿起盖在阿廖沙身上的夹克确认伤口。在救护车到达前，为了让阿廖沙不丧失意识，饭田用手电照着他的脸，在他的耳畔一直拼命地喊着“阿廖沙”、“阿廖沙”。

或许是饭田反复的努力起到了效果，阿廖沙的眼中恢复了生气，他似乎看清了饭田，摇动着手腕，仿佛在说“过来”、“过来”，不停地张合着嘴巴。

“不要硬撑着说话！这样会消耗体力的。”

饭田用双手握着阿廖沙的手。但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阿廖沙咳嗽着，推开饭田的手，摇动着脑袋，似乎要诉说什么。饭田被他眼中透露出来的强烈意志所动摇，询问起来。

“你想说什么呢？你看清了袭击者？”

阿廖沙用眼神表示同意，他似乎要饭田把脸凑过来，拼命抽动着僵硬的嘴部肌肉。

“你要说什么？我不懂……你有犯人的线索？”

阿廖沙的喉咙中发出了“咕噜”、“咕噜”的响动。饭田将耳朵贴在垂死者的嘴唇上，全神贯注地凝听他那含混不清的话语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放松了对周围的警惕，但这也无须自责。

当饭田察觉到身后有人之时，已然晚了。他尚未来得及回头看看，后脑就受到了重击，人一下子趴在阿廖沙身上，两人的身体叠了起来。

“这个人知道我了吗？”

“没事，那家伙还没说，我就动手了。那老家伙不行了，不用管这个年轻的。在别人赶来前，我们还是跑吧。”

“等一下，这个——”

手电好像被拽走了。

在饭田微弱的意识中，最后能记住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声音……

“对了，那个叫饭田才藏的人，不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听到法月警官的问话，纶太郎“哦”、“哦”几下，点了点头。

当时，纶太郎正和难得按时回家的父亲相对而坐，吃着现成的外卖晚餐。

纶太郎将嘴里的东西吞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如果是做撰稿人的饭田，我认识。”

“果然不错。怪不得，我一在案件报告中看到这名字时，就觉得似曾相识。”

“饭田干什么坏事了啊？”

“不，他是受害方。他好像是在荒川的河岸边遇到了专门袭击流浪者的那群家伙，脑袋被狠狠揍了一下，受了伤，需要一周才能恢复。不过，能这样就算运气不错了。”

猛一下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，纶太郎拿筷子的手顿时停住。

“被袭击流浪者的家伙们……他什么时候开始过起那样的生活了啊？”

“好像是从两个星期前吧，他开始了露宿生活。但是他带着自己的手机，所以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穷困潦倒。或许他只是因为什么纠纷而暂时隐居的吧。”

有时间限定的小流浪者？纶太郎明白了，觉得有点疲倦。假如是饭田才藏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倒也不足为怪。

他是个落魄的写手，什么都想干，这个男人的长处就在于人脉宽广，善于获得来历不明的内幕消息。在翻译家川岛敦志的侄女被害案中，纶太郎也曾多次从他那里获得相关消息。倘若把他给惹急了，纵然是厉害角色，一两个也奈何不了他。

“你说他受伤了，需要一周恢复，这还算运气好的？但如果只是小伤，只要由管辖地的警署负责处理就可以了，没必要报告给警视厅的搜查一课呀。饭田那家伙，肯定是卷进了更大的案子，所以才被人封口的，对吧？”纶太郎刺探着问道。

法月警官冷淡地摇了摇头：“警方思索了两个小时，考虑了许多情况。这案子之所以报上来，是因为还有死者。你的朋友只是恰好在现场罢了。”

“还有死者？也是流浪汉吗？”

“对。一个同住在河边的年长的流浪汉丧命了。他不仅受到殴打和踢踹，肚子上还被刀捅了。好像饭田才藏试图救助同伴，才被卷入这个案子。这案子让人不舒服，但相比两人丧命，死一个总算不错的了。我说的运气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救助同伴，自己也负伤了，他还是有让我高看的地方嘛。但是，他就受了那么一点儿轻伤？”

法月警官用筷子戳着咸菜，用一种看破对方想法的语调，说了起来：“他幸运就幸运在用手机叫了救护车。听说今天凌晨，医院接到求助电话，在荒川的河岸边，一个男流浪汉遭遇暴力，身负重伤，气息奄奄。十五分钟后，急救队员到达现场，但没有看到打电话的人，只发现两名男子倒在河边的草丛里，其中一个已经丧命，另一个虽然晕过去了，但还活着。”

“得救的就是饭田吗？”

“当然。警方在他被送到的医院里等到他恢复意识，听取了事件经过。袭击他同伴的罪犯好像是一对男女。由于饭田中途闯入，那两个人一度离开现场，但好像又趁着夜色折回来查看情形。饭田说他刚给医院打完电话，就被人从后面击打，由此看来，对方对电话内容一清二楚。罪犯之所以没伤害饭田，是因为知道救护车很快就到，觉得不能在现场逗留太长时间。”

“一对男女……”

听到父亲的话，纶太郎不觉皱起眉头。

“最近经常听说恋爱中的女子遭遇男朋友的强奸，但从

没想到会有深夜两点两人结伴去袭击流浪汉的情况发生。难道最近这种事情很流行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是不是流行，但现在这世道就是这样。听说有些变态的恋人通过袭击毫无抵抗能力的流浪汉来获得性兴奋……没必要一惊一乍的。”

听完法月警官甩出来的这句话，纶太郎不禁摇了摇头。

“如果因为那个而丧命的话，就算受害者是被社会所抛弃的人，也难以瞑目。关于被害流浪汉的身份，已经弄清楚了吗？”

“从用纸箱搭建的房子里找到一些遗物，只弄清了名字——坂井晴良，好像流浪汉们都叫他‘阿廖沙’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纶太郎去东向岛医院看望饭田才藏。当时，他正在自己的病房里，用带进来的手提电脑快速打着文章。只有从戴在光头上的呢绒帽里露出的纱布才让人觉得他像个病人。他气色也挺不错的，根本看不出从昨天以前一直过着流浪生活。

“怎么回事，你比我想象的要精神嘛。”

在纶太郎打招呼之前，饭田好像以为来者是护士一类人物。所以他停下了正敲着键盘的双手，那看不出年纪、犹如丘比^①的脸上，露出了惊讶的神情。

① 美国女艺术家罗斯于1909年创造出来的娃娃形象，圆眼睛、尖脑袋，满脸天真。

“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法月你呀。你竟然知道我在这个地方。”

“我从老爸那里听说的。真是飞来横祸。伤怎么样？”

“还要等待MRI检查的结果，但医生说应该没关系。如果没发现什么异常，明天好像就能出院了。”

“就算出院，也要有家可回才好。”

纶太郎半开玩笑地扬扬下巴，坐在床边的椅子上。饭田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

“你这明显是话里有话啊。这么说来，关于我的受害经过，你也知道了？”

“关于荒川流浪汉被杀的情况，我全知道了。但是关于饭田才藏的沦落人生，我脑子里可全是问号。你是因为借了黑钱，瞬间就债台高筑呢，还是做了什么让危险分子生气的事情而隐藏起来的？”

“什么都不是。这只是采访活动的一环罢了。”

他嘟起嘴，显得有些败兴。

“一个叫《NG!实话ZOO》杂志的编辑部让我体验一个月的流浪汉生活，进行报道采访。你知道吗？在荒川河边，最近相继有人看到河童和金星人，这事情相当受关注呢。”

“怪谈采访？亏我还以为是什么正经事呢。”

“是正经事呀。”

饭田煞有介事，含糊其辞，折叠好手提电脑。

《NG!实话ZOO》是一家散布小道消息的小杂志，有关犯罪